

墨客揮犀
楊公筆錄

談淵
蒙齋筆談



墨
客
揮
犀

彭
乘
撰

中
華
書
局

墨客揮犀卷之一

宋彭乘

包拯自御史直諫院。危言正議。傾動朝野。仁廟常溫顏優納。近侍以爲難。帝曰。忠鯁之言。固苦口而逆耳。蓋有所益也。設或無益。亦無所害。又何必拒而責之。大聖之度。慈厚若此。

張相昇爲御史。數上封章論及兩府。仁廟固謂曰。卿本孤寒。何故屢言近臣。公奏曰。臣安得謂之孤寒。臣自布衣。不數年。致身清近。曳朱腰金。如陛下乃孤寒也。帝曰。何爲孤寒。曰。陛下內無賢相。外無名將。官冗而失黜陟。兵多而少教習。孤立朝廷之上。此所以孤寒也。帝喜而優容之。近侍皆爲之懼。自此名重朝野。

孫資政沔出帥環慶宿管城。值夏州進奉使至。或曰。當避驛者。公曰。使夏國王自人朝。亦外臣也。猶當在某下。況陪臣乎。羌使遂宿白沙。仁廟聞而嘉之。

寇萊公卒於海康。詔許歸葬。道出荆南之公安縣邑。人迎祭於道。斷竹插地。以掛紙錢。竹遂不根而生。滋茂殆一畝。邑人神之。立廟於側。祠宇嚴潔。祀奉甚謹。今侍讀王公樂道。文其事於石。

王延政據建州。令大將章某守建州城。嘗遣部將某于軍前。後期當斬。惜其材。未有以處。歸語其妻。其妻連氏有賢智。使人謂部將曰。汝法當死。急逃乃免。與之銀數十兩。徑行。母顧家也。部將得以活。去投

江南居

查文徽麾下。文徽攻延政。部將爲主。是夜。城將陷。先喻城中。能全連氏一門者。有重賞。

連氏使人謂之曰。建民無罪。將軍幸赦之。妾夫婦罪當死。不敢圖生。若將軍不惜建民。妾願先百姓死。誓不獨生也。詞氣感慨。發於至誠。不得已爲之戢兵而入。一城獲全。至今連氏爲建安大族。官至卿相者相踵。皆連氏之後也。又李景使大將胡則守江州。江南未下。曹翰以兵圍之。三年。城堅不可破。一日。則怒一褻人。鱸魚不精。欲殺之。其妻遽止之。曰。士卒守城多年矣。屍骨滿地。柰何以一食殺士卒耶。則乃捨之。比夜。卒縋城走。投曹翰。具言城之虛實。先是城西南倚險。素不設備。卒乃引三帥自西南攻之。是夜。城陷。胡則一門無遺類。二人者。其爲德一也。何其報効之不同哉。

王文正太尉。局量寬厚。未嘗見其怒。飲食有不精潔者。但不食而已。家人欲試其量。以少埃墨投羹中。公但啖飯而已。問其何以不食。羹曰。我偶不喜肉。一日。又墨其飯。公視之。曰。吾今日不喜飯。可具粥。其子弟懇於公曰。庖肉爲褻人所私。食肉不飽。乞治之。公曰。汝輩人料肉幾何。曰。一斤。今但得半斤。其半爲褻人所度。公曰。盡一斤可得飽乎。曰。盡一斤固當飽。曰。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。其不發人過皆類此。嘗宅門壞。主者撤屋新之。暫於廊廡下起一門以出入。公至側門。門低。據鞍俯伏而過。都不問。門畢。復行正門。亦不問。有控馬卒。歲滿辭。公問。汝控馬幾時。曰。五年矣。公曰。吾不省汝。既去。復呼。曰。汝乃某人乎。於是厚贈之。乃是逐日控馬。但見其背。未嘗視其面。因去見其背。方知也。

時人多用方言。南人謂象牙爲白暗。犀爲黑暗。故老杜詩曰。黑暗通蠻貨。又謂睡美爲黑甜。飲酒爲軟飽。

胡東坡詩曰。三盃軟飽後。一枕黑甜餘。

左傳。晉使子貢謂鄭人曰。君有楚命。亦不使一介行李。告于寡人。註。行李。謂行人也。今人乃爲行裝。爲行李。非也。

鄭希仲云。凡仕官有三難。一謂統十萬之衆而爲帥。二爲翰林學士。三謂宰劇邑。三者苟非其材。則事必廢。除是三者。雖宰相猶可以常才兼之。

寇忠愍初登第。授大理評事。知歸州巴東縣。時唐郎中謂方爲郡。夕夢有人告云。宰相至。唐思之。不聞朝。廷有宰相出鎮者。晨興視事。而疆吏報寇廷評入界。唐公驚喜。出郡迎勞。見其風神秀偉。便以左輔侍之。且出諸子羅拜。唐新飾勒轡。置廳之左。寇旣歸船。其子極白其父曰。適者寇屢目此。宜卽送之。寇果詢牙校。何人知吾欲此。對以十四秀才。旣而力爲延譽。極於孫漢榜中第。由是成名。

世人畫韓退之。小面而美髯。著紗帽。此乃江南韓熙載耳。尙有當時所畫。題誌甚明。熙載諡文靖。江南人謂之韓文公。因此遂謬以爲退之。退之肥而寡髯。元豐中。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。鄒縣所畫。皆是熙載。後世不復可辨。退之遂爲熙載矣。

今人於榜下擇婿。號樹婿。其語蓋本諸袁崧。尤無義理。其間或有意不願。而爲貴勢豪族擁逼。不得辭者。有一新後輩少年。有風姿。爲貴族之有勢力者所慕。命十數僕。擁致其第。少年欣然而行。略不辭避。旣至。觀者如堵。須臾。有衣金紫者出。曰。某惟一女。亦不至醜陋。願配君子。可乎。少年鞠躬謝曰。寒微得託。

迹高門固幸。將更歸家。試與妻子商量。看如何。衆皆大笑而散。

舊制三班奉職。月俸錢七百。驛券肉半斤。祥符中有人爲題詩所在驛舍門曰。三班奉職實堪悲。卑賤孤寒。卽可知。七百料錢。何日富。半斤羊肉。幾時肥。朝廷聞之曰。如此何以責廉隅。遂議增月俸。

嘗有一名公。初任縣尉。有舉人投書索米。戲爲詩答之曰。五貫五百九十俸。虛錢請作足。錢用妻兒尙未厭。糟糠僮僕豈免遭。飢凍贖典贖解不曾休。喫酒喫肉何曾夢。爲報江南癡秀才。更來謁索覓甚錢。照軍中例。增選人俸錢。不復有五貫九百俸者。此實養廉隅之本也。

潘闓字道遙。咸平間有詩名。與錢易許洞爲友。狂放不羈。常爲詩曰。散拽禪師來蹴踘。亂拖遊女上鞦韆。此其自序之實也。後坐盧多遜黨。間命捕購甚急。闓乃變姓名。僧服入中條山。許洞密贈之詩曰。潘道遙平生志氣如天高。倚天大笑無所懼。天公噴爾口。嗔嗔罰教臨老頭。補衲歸中條。我願中條山神鎮常在。驅雷叱電依前趕。出這老怪。後會赦。以助教授之宮闓乃自歸。送信州安置。仍不懲艾。復爲掃市舞詞曰。出秋霜價錢。可贏得撥灰兼弄火。暢殺我。以此爲士人不齒。投棄終身。

藏書畫者多取空名。偶傳爲鍾王顧陸之筆。見者爭售。此所謂耳鑿。又以觀畫而以手摸之。相傳以謂色不印指者爲佳畫。此又在耳鑿之下。謂之揣骨聽聲。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。其下有一貓。永叔未知其精妙。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家相近。一見曰。此正午牡丹也。何以明之。其花披哆而色燥。此日中時花也。貓眼黑精如線。此正午貓眼也。有帶露花。則房斂而色澤。貓眼早暮則精圓。正午則如一線耳。

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。

司馬溫公詩話曰。魏野詩曰。燒葉爐中無宿火。讀書窻下有殘燈。而俗人易葉爲藥。不止不佳。亦和下句無氣味。魯直曰。老杜詩曰。黃獨無苗山雪盛。黃獨者。芋魁小者耳。江南名曰土卵。南州多食之。而俗人易曰黃精。子美流離。亦未至作道人劍客食黃精也。如淵明詩曰。採菊東籬下。悠然見南山。其渾成風味。句法如生成。而俗人易曰望南山。一字之差。遂失古人情狀。學者不可不知。

揚州芍藥名著天下。郡國最其盛處。仁宗朝。韓魏公以副樞出鎮維揚。初夏芍藥盛開。忽於叢中得黃綠稜者四朵。土人呼爲金腰帶。云數十年間。或有一二朵。不常見也。魏公開宴。召二人者同賞。時王禹玉作監郡。王荆公爲幕官。陳秀公初校尉衛寺丞爲過客。其後四人者皆相繼登台輔。蓋花瑞也。

御史臺儀。凡御史上事。一百日不言。罷爲外官。有侍御史王平。拜命垂滿百日。而未言事。同寮皆訝云。或曰。王端公有待而發。苟言之。必大事也。一日。聞入劄子。衆共偵之。乃彈御膳中有髮。其彈詞者。是何穆若之容。忽觀髮如之狀。

墨客揮犀卷之二

倪彥及朝奉嘗爲太原府幕官云。太原人喜食棗。無貴賤老少。常置棗於懷袖間。等閑探取食之。則人之齒皆黃。緣食棗故。乃驗嵇叔夜齒居晉而黃之說。

福州雪峯有應潮泉。其廣不過二三尺。水纔數寸。而進退淺深與潮候無差。然四傍皆頑石。惟當中有數沙眼。每潮上則涓涓而出。潮退復竭。故老相傳以爲海眼。但其處高當山脊。不知何以能與水澤相通也。又湯院有泉。凡四五泓。其一當中。獨冷如冰。餘鼎沸。引入浴室。冷煖正得其中。餘洄導以灌田。爲利甚博。蔣穎叔留題詩。所謂及物孰爲多。灌田一萬頃是也。

蒲陽壺公山有蟹泉。在嵌崑之側。一杖大。可容臂。其源常竭。求涓滴不可得。州縣遇旱曠。卽遣吏齋沐。置淨器於前。以茅接之。泉乃徐徐引出。滿器而止。有一蟹。大如錢。色紅可愛。緣茅入器中。戲泳。俄頃乃去。若遇蟹出。雨必霑足。此亦應天寺鰻井之類也。

王聖美爲縣令時。尙未知名。謁一達官。傳其方與客談孟子。殊不顧。聖美竊哂其所論。久之。忽顧聖美曰。嘗讀孟子否。聖美對曰。生平愛之。但都不曉其義。主人問不曉何義。聖美曰。從頭不曉。主人曰。何如不曉。試言之。聖美曰。孟子見梁惠王。不曉此語。達官深訝之。曰。此有何與義。聖美曰。旣云孟子不見諸侯。因何見梁惠王。其人愕然無對。

往歲士人多尙對偶爲文。穆修、張景輩始爲平文。當時謂之古文。穆、張嘗同造朝。待旦於東華門。方論文。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。二人各記其事。以較工拙。穆修曰：「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。」張景曰：「有犬死奔馬之下。」時文體新變。二人之語皆拙澀。當時已謂之工。傳之至今。

桂州婦人產男者。取其胞衣淨濯細切。五味煎調之。召至親者合宴。置酒而啖。若不與者。必致怒爭。紹聖初。曾子宣在西府。淵材往謁之。論邊事。極言官軍不可用。用士人爲良。子宣喜之。旣罷。與余過興國寺。和尚食素分茶甚美。將畢。問奴楊照取錢。奴曰：「忘持錢來。」奈何。淵材色窘。余戲曰：「兵計將安出。」淵材以手持鬚良久。目余趨。自後門出。若將便旋然。余迫之。淵材以手挈帽。奪衣走如飛。余與奴楊照過二相公廟。淵材乃敢回顧。喘立。面無人色。曰：「編虎頭。撩虎鬚。幾不免虎口哉。」余又戲曰：「在兵法何計。」淵材曰：「三十六計。走爲上計。」

湖南之俗。好事妖神。殺人以祭之。凡得儒生爲上祀。僧爲次。餘人爲下。有儒生行柳連道中。日將暮。遇耕者。問秀才欲何往。生告之。故耕者曰：「前有猛獸爲暴。不宜夜行。此村下有民居。可以託宿。」生信之。趨而前。始入。一荒逕。詰屈。行者甚少。忽見高門大第。主人出見客。甚喜。延入一室。供帳赫然。肴饌豐美。旣夕。有婦人出問生所。閱其色甚妍。生戲一言挑之。欣然而就。生由是留連數日。婦人亦比夜而至。情意款昵。乃私謂生曰：「是家將謀殺子以祭鬼。宜早自爲計。我亦良家子。爲其所劫至此。所以遣妾侍君者。欲以綴君留耳。生聞大駭。乃夜穴壁與婦人同出。比明行四十里。投近縣。縣遣吏卒捕之。盡得姦狀。前後

被殺者數十人。前所見指途耕者，亦其黨也。於是一家盡抵極法，生用賞得官，遂與婦人偕老焉。

北人喜鴉聲而惡鵲聲，南人喜鵲聲而惡鴉聲。鴉聲吉凶不常，鵲聲吉多而凶少。故俗呼喜鵲，古所謂乾鵲是也。南中多有信鵲者，類鵲而小，能爲百禽聲。春時其聲極可愛，忽飛鳴而過庭簷間者，則其占爲有喜。凡野禽或獐狐之類入人家者，必有不祥事。余累試甚驗，不但人家，路行遇飛鳥過者，切避之。若遺糞污人衣者，亦不祥。又見雀鬪者，不得相逐，遭官事。

鸛能勑水，故水宿而物莫能害。鶴能巫步禁蛇，故食蛇。啄木遇蟲穴，能以背畫字成符印，蟲自出。鸛有隱巢木，故鷲鳥莫能見。燕銜泥嘗避戊己日，故巢固而不傾。鶴有長水石，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。燕惡艾，雀欲奪其巢，即銜艾置其巢中，燕遂避去。此皆鳥之有智者也。

毗陵郡十人家有一女，姓李氏，方年十六歲，頗能詩，甚有佳句。吳人多得之，有拾得破錢詩云：半輪殘月掩塵埃，依稀猶有開元字。想見清光未被時，買盡人間不平事。又有彈琴詩云：昔年剛笑卓文君，豈信絲桐解誤身。今日未彈心已亂，此心元自由人。雖有情致，乃非女子所宜。

王君貺爲三司使，乞更河北鹽法條約，頗精密。仁廟批曰：朕不忍河北軍民頓食貴鹽。三司即時寢罷。後刻詔於北京望宸閣。

錢君倚學士服除，知江寧府常州，有無賴男子來謁，曰：我乃先公故侶也。先公嘗貸我二十萬，幸見還，君倚愀然變色，起謝之。延僮送保寧館留，且將聚質償之。常有老先生數人聞之，俱至。責無賴子曰：舍人

方起復貧甚。柰何以其親爲言欺。取無券質之財。父老俱白君倚。請却逐之。君倚笑曰。豈可彼以吾父有所貸未償爲請。公輔爲之子。何敢不償哉。於是償之。遣去。無賴至常州。人人聚罵。遂自縊而死。雀有色純白者。有尾白者。構巢人家。多爲祥瑞。余曾見貸藥老人。育白雀數枚。問何從得之。答云。雀方出殼未羽時。以蜜和飯飼之。乃然。

藝峽間有子母鵲。比常鵲差大。雌雄未嘗相離。處者必雙得之。因雌於籠中。縱雄出食。食飽輒歸。縱雌亦然。若雙離。則徑去不復返矣。

河州有禽名骨托。狀類雕。高三尺許。常以名自呼。能食鐵石。郡守每置酒。輒出以示坐客。或疑鐵石至堅。非可食之物。乃取三寸白石。繫以絲繩。擲其前。卽啄而吞之。良久。牽出。視石已軟爛如泥矣。

文潞公住洛日。年七十八。同時有中散大夫和昫。朝儀大夫司馬旦。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。皆七十八。嘗爲同甲會。各賦詩一首。潞公詩曰。四人三百二十歲。況是同生丙午年。招得梁園爲賦客。合成商嶺探芝仙。清談聲聲風盈席。素髮飄飄雪滿肩。此會從來誠未有。洛中應作畫圖傳。

河中府鶴雀樓。五層。前瞻中條。下瞰大河。唐人留詩者甚多。惟李益。王文奐。暢諸三篇。能狀其景。李益詩曰。鶴雀樓西百尺牆。汀州雲樹共茫茫。漢家蕭鼓隨流水。魏國山河半夕陽。事去千年猶恨速。愁來一日卽知長。風烟併在思歸處。遠目非春亦自傷。王文奐詩曰。白日依山盡。黃河入海流。欲窮千里目。更上一層樓。暢諸詩曰。迴臨飛鳥上。高出世塵間。天勢圍平野。河流入斷山。

韓侍中薨。差內臣張都知督葬事。玄堂竚以石。一切用度皆出於官。上自撰墓碑。題其額曰。兩朝顧命定冊元勳之碑。明年。曾侍中薨。上題其墓碑額曰。兩朝顧命贊冊亞勳之碑。

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。驚喜再拜前。謔稱新昌布衣彭几。幸獲拜謁。既罷。熟視曰。有奇德者必有奇形。乃引鏡自照。又將其鬚曰。大略似之矣。但只無耳毫數莖耳。年大當十相具足也。又至廬山太平觀。見狄梁公像。眉目入鬚。又前再拜。贊曰。有宋進士彭几。謹拜謁。又熟視久之。呼刀鑷者。使剃其眉尾。令作卓枝入鬚之狀。家人輩望見。驚笑。淵材怒曰。何笑。吾前見范文正公。恨無耳毫。今見狄梁公。不敢不剃眉。何笑之乎。耳毫未至天也。剃眉人也。君子修人事以應天。柰何兒女子以爲笑乎。吾每欲行古道。而不見知於人。所謂傷古人之不見。嗟吾道之難行也。

鼓山有老僧云。數十年前。曾登靈源洞。見一禽自海上至。身大如牛。翼廣二丈餘。下村曠間。低飛掠食。俄攫二大羖羊。復望海而去。識者云是虎鷹。能捉捕虎豹。



墨客揮犀卷之三

虎每食一人。則耳成一缺。汀湖西山有虎。爲暴十餘年。後爲射者所殺。兩耳如鋸焉。又人言虎性甚靈。不妄食人。遭其患者。蓋命所值。或是宿冤也。武康民朱泰。事母甚孝。嘗爲虎所搏。負之而去。泰大呼曰。虎暴殺我。我母將無所依。虎遽棄于地。驚竄入山。泰後安健如故。鄉里號爲朱虎殘。

歐陽文忠公好推挽後學。王向少時。爲三班奉職。勾當滁州一鎮。時文忠守滁州。有先生爲學子不行束修。自往詣之。學子閉門不接。先生訟於向。向判其牒曰。禮聞來學。不聞往教。先生既已自屈。弟子寧不少高。盡二物以收威。豈兩辭而造致。先生不喜。向判徑持牒以見歐公。公一閱。大稱其才。遂爲之延譽。獎進。成就美名。卒爲聞人。

蜀人魏野。隱居不仕。官喜爲詩。以詩著名。卜居陝州東門之外。有陝州平陸縣詩云。寒食花藏縣。重陽菊繞村。一聲離岸櫓。數點別州山。最爲警句。所居頗瀟灑。當世顯人多與之遊。寇忠愍尤愛之。嘗有贈忠愍詩云。好向上天辭富貴。却來平地作神仙。後忠愍鎮北都。召野坐門下。北都有妓女。美色而舉止生硬。士人謂之生張八。因府會。忠愍令乞詩于野。野贈之詩曰。君爲北道生張八。我是西州熟魏三。莫怪樽前無笑語。半生半熟未相諳。吳正憲憶陝郊詩云。南郭迎天使。東郊詔隱人。隱人謂野。而野有子名閑。亦有清譽。今尙居陝州。

慶曆中范希文以資政殿學士判邢州。予中途上謁。翌日召食。時李郎中丁同席。范與丁同年進士也。因道舊日某修學時。最爲貧窶。與劉某同在長白山僧舍。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。經宿遂凝。以刀爲四塊。早晚取二塊。斷齏十數莖。醋汁半盂。入少鹽。暖而啗之。如此者三年。

鍾弱翁所至。好貶剝榜額。字畫必除去之。出新意自立名。令具牌常爲重書之。鏤刻工匠十數輩。然自畫不工人。皆苦之。嘗經過廬陵一山寺。有高閣壯麗。弱翁與僚屬部曲擁立。望其榜。曰。定慧之閣。自徑入。寸旁題姓名。漫滅弱翁放意稱謬。使僧呼梯取之。拭拂視之。乃魯國顏真卿書。弱翁顧謂客曰。似此字畫。何不刻石。卽令刻石。傳者以爲笑。

漳州漳浦縣。地連潮陽。素多象。往往十數爲羣。然不爲害。惟獨象遇之。遂人蹂踐。至肉骨糜碎乃去。蓋獨象乃衆象中最獷悍者。不爲羣象所容。故遇之則蹂而害人。

僧悟空在江外。見一猿坐樹杪。弋人伺其便。射之。正中母腹。母呼其雄至。付子已。哀鳴數聲。乃拔箭墮地而死。射者折矢棄弓。誓不復射。

貉行十數步。輒睡。以物擊竹聲之。乃起。旣行。復睡。性嗜紙。狀如兔。毛質滑膩可愛。子元符中。於京師賣藥翁處見之。

蔣堂侍郎爲淮南轉運使日。屬縣例致賀冬至書。皆投書卽還。有一縣令投書人獨不肯去。須索回書。左右諭之。皆不聽。以至呵逐亦不去。曰。寧得罪。不得書不敢回邑。時蘇子美在坐。頗駭怪。曰。阜隸如此野。

狠。其令可知。蔣曰：不然。此必健者。能使人不敢慢其命如此。乃爲一簡答之。方去。子美歸吳中。月餘。得蔣書曰：縣令果健者。遂延舉。後卒爲名臣。或云天章開待制杜祀也。

國子博士李餘慶知常州。強於政事。果於去惡。凶人惡吏畏之如神。末年得疾甚困。有州醫博士多過惡。常懼爲餘慶所發。因其困。進利藥以毒之。服之。洞泄不已。勢已危。餘慶察其姦。使人扶昇坐廳事。召醫博士杖殺之。然後歸臥。未及席而死。葬於橫山人。至今畏之。過墓者皆下馬。有病瘡者。取墓土著牀席間。輒差。其敬憚之如此。

石守道學士爲舉子時。寓學於南都。其固窮苦學。世無比者。王侍郎獨聞其勤約。因會客。以盤餐遺之。石謝曰：甘脆者亦某之願也。但日享之則可。若止修一餐。則明日何以繼乎。朝享晉梁。暮厭粗糲。人之常情也。某所以亦不當賜。使以食還。王益重之。

白樂天每作詩。令一老嫗解之。問曰：解否。嫗曰：解。則錄之。不解。則又復易之。故唐末之詩。近於鄙俚也。蛟之狀如蛇。其首如虎。長者至數丈。多居溪潭石穴下。聲如牛鳴。岸行或溪浴者。時遭其患。見人先以脰涎繞之。既墜水。卽於腋下吮其血。血盡乃止。昔有舟人爲蛟所毒。但見於水上。嘻笑而入。明日尸出兩腋。下有穴如杯焉。小說言漢武帝曾得蛟。作鮓甚美。又周處亦曾殺蛟。然此物似神通。人或見其首尾。能殺者亦少。

余伯祖嘗於野外見蜈蚣。逐一大蛇。甚急。蛇奔過一溪。蜈蚣亦隨之。蛇知力屈不免。乃回身張口向之。蜈